



「依」，住在那個「阿賴耶識」處。就「阿賴耶識」自己來講，就「建立、支持」它，支持住那些種子。怎樣支持它？一有機緣就支持它，令它出現。譬如你有做太子的種子，一有機緣的時候，你那些做太子的種子就被「阿賴耶識」支持住，它要托住你，然後你做太子的種子才能夠起，建立，這個建立兩個字什麼意思？sustain，支持你，「依止」即是住在這裏，以「阿陀那識」做那些種子的住處，尤其受，這些種子當它出現的時候要被那個「阿陀那識」支持它，這樣，結果就有「六識」了，「六識」的種子都住在「阿陀那識」裡面。

以「阿陀那識」為依止，「六識」都由「阿陀那識」建立、支持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，這個題目就這樣，分三段，第一段，法說，什麼叫做「法說」？記不記得？依理直說就叫做「法說」，依法、依理直說；已二，喻說，用譬喻來講；已三，合說，將譬喻與直說重新合起來，先講這麼多。法說：「廣慧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六識身轉，謂眼識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。」一句。叫一聲他：廣慧啊！

因為我們有了「阿陀那識」做我們的種子的住處，「依止」，「為建立故」，種子受「阿陀那識」的支持、輔助它這樣的緣故，我們於是就有前「六識轉」，這個「轉」字當生起，生起，生起，佛經裏面的「生起」，這個「轉」字當生起或者起，或者「生」，有「六識」生起，何解「六識」叫做「識身」？一個識就叫做「識」，兩個以上就叫做「識身」，好像英文那樣，一個細路哥(小孩)叫做 boy，多個細路哥就叫做什麼？boys，梵文不叫做 boys，叫做 boy 身，就是這樣解了，明不明白？因為要講到這樣俗，你才能明白，是嗎？

有「六識身轉」，生起了，哪「六識身」？「謂眼識」，例如「眼識」，「謂」等等，即英文的 that is，就是，就是什麼？「眼識」；不止「眼識」，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，好了，什麼叫做「眼識」？他就解了，「此中有

識：」「此中」即這裡，這裏有一個識，「此中有識：眼及色為緣生眼識，」這裏半句。這裏有一個識，這個識是怎樣的？

用眼，「眼根」，這個「眼」指「眼根」，用「眼根」做它的緣，做一個什麼緣？「增上緣」，「根」是「識」的「增上緣」，又要有顏色給它看才行，那是「所緣緣」，以「眼根」為「增上緣」，以「眼識」，不是！以顏色為「所緣緣」，為緣，就生「眼識」，一個緣一具備就「眼識」、「眼識」的種子就在「阿陀那識」裡爆發出來，好像那些火藥，一有熱，一點為緣就爆，這樣就叫做「眼識」了。所以「眼識」就是這樣一回事。與眼根、「與眼識俱隨行，同時、同境，有分別意識轉。」一句。

「眼識」是機械的，機械即是 technical 的，不會思考的，但是要靠什麼？有一個「意識」，有一個「意識」與「眼識俱」，「俱」就是一齊，與「眼識」一齊，即是「眼識」的種子起的時候，一定要有個「第六意識」的種子與它一齊起，「俱」就是一起，「隨行」，跟著一齊活動，「行」就是活動，「隨」就是跟著，跟著一起活動，一個眼識與「意識」一齊活動，「同時」，同一剎那，在同一秒鐘一齊活動，「同境」，境界，那個 object，那個對象，同時一樣看那個對象處，「同境」「有分別意識」，有一個「意識」，有分別力的，有思維、分別的力的。

即是我看見白，當有白在那裏的時候，那個白的本質是我的「阿賴耶識」變白的種子變出白，當「阿賴耶識」的種子變起白的時候，我未必看到的，要我的「眼根」，這個視覺神經沒有壞，「眼根」，還有「眼根」的種子成熟，同時要「眼根」有了具備，又要有個本質在那裏，然後就要「眼識」的種子成熟，然後又要有光線，條件要有光線，又要有適當的距離，各種條件都具備了，那個「眼識」的種子就在「阿陀那識」裏面爆發出來，好像火藥點著，一爆發出來的時候，一爆發出來的時候，一開二，第一就開什麼？能夠見到東西的這種力量出現了，一種見東西的力量出現，這些就是世人的所謂「能量」，那種「能量」的顯現，見到東西了；第二，另外

一部分成為一個什麼？鋪上去本質處，你不要用「鋪」，我硬是這樣講而已，即是本質處，受了那個本質的影響，就將那個本質反映了進來，好像鏡子那樣將那個本質反映入來，整個白色的樣子在那裡，那個 image 就是「相分」了。一個見，那個能看東西的力就是「見分」了。

這個「見分」一看下去，看下去那幅 image 那裏，於是我的眼睛看到東西了，「眼識」看到東西，「眼識」看到，「眼識」看到，「眼識」不能夠以自己的力量看到，一定要怎樣？要有一個「意識」跟著一齊起，好像一個柔弱的女子，路過很多賊的地方，一行的時候就一定撞板(出事)，要找一個壯男能夠打架的陪著你，然後你才能過去，不然你不行。

要有個「第六意識」與它一齊起，然後才能知覺靈活，知道有一種東西給你看到，那就叫做「分別」，即是有分別力的，那個「意識」叫做「分別意識」，「分別」即是辨別，有辨別力的，那個「意識」，「轉」，「轉」即是起，即是「眼識」與「意識」好像兩彩套色，一套起來看，它看的境都是相同，都是看白色，這個叫做「眼識」了。另外又「有識：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及聲、香、味、觸為緣，生耳、鼻、舌、身識」。這個不用解都可以了。如此類推，有另外還有些識，有些識是用什麼？

「耳根」為緣，以聲音為所緣的境，「耳根」以聲音為緣就產生了「耳識」，鼻根為緣與「鼻識」的種子為因，鼻根為因與那個 image 的「相分」為緣，那些香味的影子為緣，就生起鼻識，如此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，如此類推都是緣具備它就爆發出來，就產生了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了。

聽不聽得明白？聽得明白嗎？這樣，那「六識」就是不過如此而已。「眼識」一起一定有個分別「意識」，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要不要有分別「意識」？你答，答我。都應該要有，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識俱隨行，」同一個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，「俱」，即一起。

「隨行」，跟著一齊活動，又「同時」的，同時間，同是一種對象，「同境」，一定有一個「分別意識」起的，聽不聽得明白？沒有「分別意識」是沒有知覺的。好了，問題又到了，我望住一個東西，「眼識」起，就有個「分別意識」跟著一齊起，我睇、睇、睇又聽到有聲音，又有「耳識」起，又有個「分別意識」一齊起了，到底是一個「分別意識」還是兩個分別意識呢？你說。

聽眾：一個，一個同時起。

羅公：一個，兩邊關照，明不明白？

聽眾：一個意識同時起。

羅公：一個兩邊關照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不用一個「分別意識」跟「眼識」，另外一個就跟「耳識」，不是，就一個，明白了嗎？即是兩種東西在面前，一個鏡就可以照到兩種東西了，不需要一個鏡照那裏，那個鏡照這裏，不用。「廣慧！」下面他解答了，「若於爾時」，「爾時」即是那時，就在那時「一眼識轉，」即是只有一個「眼識轉」，「轉」，生起，「即於此時唯有一(個)分別意識，與眼識同所行轉。」

一個眼識起的時候，就是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「分別意識」與「眼識」共同一齊起，一齊活動，一齊在顏色的境界上面「所行」，所活動的境界裏面「轉」，轉動，運作，這樣這個「轉」字，你當「生起」解也可以。你當什麼？「運作」解又得。這個「轉」字有時當生起解，有時當「運作」解，「運作」即是什麼？operate，你當生起解也行，不要當運作解，即是那個「轉」字含有兩個意義。

好了，他解答了，「若於爾時二、三、四、五諸識身轉，」他說，又如果遇著那個時候，有兩個「識」，即是什麼？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兩個識；三個「識」，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，三個識一齊起的，譬如我這樣，三個「識」一齊起的，

四個「識」怎樣？一路溝一路飲，五個「識」一路起的時候，有些熱，五個識。是嗎？五個「識」，「二、三、四、五諸識身轉，」起的時候，是不是有五個「分別意識」？不是，「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，與五識身同所行轉。」這一套是佛教心理學最簡單的一本經，〈心意識相品〉，後來唯識宗一大套理論，就是由這裏一路將它來〔發展〕。這樣就依理直說就講了這麼多。

每一個「識」一定有一個「分別意識」與它一齊起，而且起到時候一定要有緣，還要有個「境」，又要有「根」，如果「根」壞了怎麼辦？你盲了，「眼識」就不能起了。是嗎？所以它這個，不要說嘿！我現在不用看東西的！烏燈黑火我都見到東西的，我有神通。不是這麼解的，沒有，「神通」是什麼？「神通」是指天眼，我們沒有。「天眼」者，要不就是在定中「第六意識」見到東西，要很深定才可以的。

如果普通的不行，有些人說就這樣都見到，你入了定沒有？未入定你的天眼怎會出現呢？凡夫，這個凡夫，欲界的凡夫，我們地上的凡夫，要入定，才能夠出現，羅漢都要，羅漢起神通都要入定，不入定怎麼行？「水波」來喻，第二，用「鏡面」來喻，你看看，庚一，用「水浪」來喻，「浪」即是「波」：「廣慧！譬如大瀑水流」，漏了個「如」字，哦！不要「如」字，「譬(如)大瀑水流」，「譬」即譬如，「譬(如)大瀑水流，若有一浪生緣現前，唯一浪轉；」這裏半句。

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猶如一個大的瀑水，「瀑水」即是急流的水，流得很急，急流之水就叫做「瀑水」，一個大的、很急的那些什麼？current，「大瀑水流」，大的河流，這個「大瀑水流」，當它流的時候，「若有一浪生(的)緣」的條件，只是一個波、一個浪起而已，這個只是生起一個浪的緣，「現前」即是出現，那些條件出現，就「唯一浪轉」；只是一個浪起，沒有第二個浪起了，用來譬如什麼？那些浪用來譬如「前五識」：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，那些「識」，那個河流，那個「急流」用來譬如「阿賴耶識」。好了，你現在問了：「阿賴耶識」與「眼識」是一還是異？現在我問你了：河流就起波浪，那個波浪與河流是

一還是異？

聽眾：一。

聽眾：又不是一，又不是異。

羅公：非一非異，是嗎？

你說它一不對，你說它異也不對，同一樣道理，「若二、若多浪」，「若二、若多浪，生緣現前，有多浪轉。」又半句，如果有兩個浪起的條件出現，或者有多個浪一齊起的條件出現，「現前」即是出現，「有多浪轉。」它就有多個浪一齊起了。起來起去不外都是在河流處生起浪，起完就又再沉落河流裡面，因為河流有一種功能，會生起那些波浪，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也是一樣，它亦有生起「前六識」的功能，「然此瀑水自類恒流無斷無盡。」

當那些河流裡起浪，起一起它又沉下去了，那些浪，但是那條河流它是不會沉的，那條河流是怎樣？「自類恒流」，「自類」什麼？那個「阿賴耶識」在「三性」之中，所有的東西，事事物物，我們分它〔為〕三類，從價值來判斷，分做三類，一類叫做「善性」；一類叫做「惡性」；一類叫做「無記性」，既不善又不惡就叫做「無記性」。好了，現在問題就這樣，這個「阿賴耶識」是「善」的還是「惡」的？還是「無記」的？陳芷君！你答我。

聽眾：無記。

羅公：「無記」，你都記得「無記」，但那些「浪」不一定是「無記」的，「前六識」不一定是「無記」的，有善有惡的，譬如我「意識」起，這個「意識」是想計害人的，這是惡的了。

如果我的「意識」起的時候大慈大悲的，這個是善的了。這個「前五識」，「前六識」有善、有惡、亦有無記。但是這個「阿賴耶識」、「第八識」一定是無記的，

不會是善或惡的，「阿賴耶識」不會是善的也不是惡的。何解？正是因為它是無記的，它才兼容並包，善、惡都在一起了，如果它是善的，它怎能容納惡？

它是惡的又怎能容納善？所以是無記的，就像那些西南二伯父，這種人是無可無不可的這種人，惡人他又可以做朋友，善人他一樣可以做朋友，那些善人他不能與惡人做朋友，惡人他不能與善人做朋友的，正是那一種人，中中庸庸無所謂，善惡兼容，這個「阿賴耶識」善惡兼容，它自己本身，何解可以兼容？因為它本身是無記，「自類」，它自己整日是無記那一類的，不會變的，不會是今天是惡的，明天就變善了。好了，然則「第八識」是我們的生命，我們的生命既然不善亦不惡，是呀，凡夫的生命是不善不惡的。佛呢？佛就是善的。

你問：那怎通？佛你又說善？通的，成佛之前的那一剎那叫做「金剛心」，金剛心的時候銷毀了那個「阿賴耶識」，銷毀了那個有漏「第八識」，無漏的「第八識」爆發，那是無漏的善了。是嗎？所以成了佛的「第八識」是善，一日未成佛，一日你的「第八識」都是無記的。我們讀了這些之後，我們讀回中國的書我們就明白了。

孔夫子就最聰明，所以孔夫子的地位是很高的，是那些大菩薩之類的，孔夫子他沒有說它是性善還是惡，它沒有說人性是惡的，他只是說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你說他滑頭也好，它實在也是這樣。孟子就差了一些了，差一皮(級)了，人性都是善的，而且他很不合邏輯，最笑話的，你們讀，以為孟子是聖人，他講話都有錯的，邏輯上有一處很錯的，他怎樣說？有一處他說：「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，」「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」。

我要翻譯做白話，他說：人性是善的，人性的善是怎樣善法？善都好似什麼？好似那些水，水一定向下流的，不會向上面流的，水一定向下面流的，不會向上流的，所以人的性一定是善，不會惡的，所以人就無有不善，水就無有不下的，水不會不向下的。他的邏輯怎樣錯？我們可惜千幾年沒有人敢膽指出說他錯，只有一些和尚說他

錯，只有佛家的人說他錯，儒家人沒有人夠膽，無人有膽量說他錯。

你知不知道？他的邏輯是錯的，錯什麼？何解？那個主張性惡的人他一樣可以這樣講，換一個字就可以了，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，人性一定是惡，人性一定是惡，就好像水向下面流一樣，人無有不惡，水無有不下。人不會不惡，好像水不會不向下流一樣。這樣可以嗎？你說：你不行，那麼何解你可以？我又不行？是嗎？他的邏輯，孟子為何這樣講？孟子這個人一味是聲大大，時時，時時講的話不是很對的。

聽眾：人之初性本善嘛！

羅公：所以，那些宋明理學先生，自從被程子、朱子一定要推尊孟子，所以孟子講過的東西就怎樣？

那些人讀書，你說人善、人惡的，考試那些一定不中。舊時考試是有標準課本的，好像現在香港會考有個標準課本，考佛學都有標準課本，我借給你，如果有人要，我借給你，賢德都有辦法，有份出的，我做主席的，我在那裡定的。舊時考試有標準課本，一定是什麼？《四書》與《五經》，尤其是《四書》為主，《四書》有很多解釋的，一定要朱熹(字元晦 1130—1200)的解釋，別人的解釋你就不合格。

舉個例子，《論語》裏面有一句話，遇著那個老師，你要讓他，但是有一種東西對老師你都不用讓的，「當仁」，當你行一種仁德的時候，你就要搶先去做，不要讓：老師，你先做吧！只是在仁德在面前，你就老師也不要讓，其餘你就讓他。孔子就這樣講，朱熹沒有解錯的。但有一個人，宋朝考試有一個人你猜怎樣考？

不知是宋朝還是明朝，宋朝，這個「師」字可以當「眾人」那樣解，「師」者當「眾」字解。他說：當仁不讓於眾，每樣東西我們都不與人爭，但是當我們行仁德的時候，多少人在面前我們都不要讓，我們要去做。當仁，將眾來解。對的，「師」字可以當「眾」字解的，不合格，做得好好但不合格。他不依〔朱熹〕，這個「師」字



你當他「眾人」解。

聽眾：眾人就連老師在內了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眾人就連老師一齊了。

羅公：你要照標準課本，你不照標準課本就不及格，就是這樣解。「師」就是 master 嘛！你要當 master 解。

那個人當「眾人」的就當 people 解，本來 people 就包括 master 在內的，他說不行！一定要這樣。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的，朱熹的標點錯了，也要照著他錯，你改正都不行，朱熹有兩個標點錯了的，不只朱熹，朱熹之前的人都已經標點錯了。

好了，講回來，我講了，當時孟子主張性善，孟子死了之後，約莫一百年左右，有個荀子(約前 316—約前 237)出現，他說人性是惡的，不是善的，荀子又是孔子的嫡系學生，嫡系的師尊，孟子還沒有他那麼嫡，荀子是孔子的弟子，子貢一代傳一代正式真傳的，孟子就不是正式的，孟子，孔子死了之後交了給曾子(約公元前 505)，曾子教孔子嫡孫子思(孔伋前 483—前 402)，子思教了好多弟子。孟子不是子思教出來的，受學於子思的門人，子思學生的學生，老師是哪一個？不知，現在我們不知。

荀子就不是，考究得到是誰的，真正的才是正統的，但人人都是，因為宋明那些理學家都是捧孟子，就是這樣。當然，孟子同時有一個叫做告子(前 420-前 350)，這個人了不起，但可惜他口才不夠孟子，被孟子一駁就口都窒了，告子說什麼？人性無所謂善不善，善不善是後天的，先天生出來的人性無善，無不善的，看看你那些教育環境的熏染，才会有善惡的，告子。

到了後來，漢朝的那個董仲舒(前 179—前 104)，他說人性裡面是兩種都有的，雜的，裡面又有善的可能，又有惡的可能，遇上好的環境吸引他，他就善，壞的他就

惡，因為何解？因為他兩種東西的功能都有，這個與佛家差不多，兩種種子都有，善惡種子都有。所以要記住，「第八識」無所謂善惡，一類，「自類」，這個「自類」，自己的「類」是無記性的，但是「前五識」就有「善」、有「惡」、有「無記」三種。

他說，「然此瀑水自類恒流，」「恒」即是常常，常常不斷地流，「無斷無盡」，永不會斷是水流，亦不會盡，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，我們的生命無斷、無盡，但是遇著條件不同，就生起那些「前六識」。聽不聽得明白？用「水」與「波」，「水」就譬喻「第八識」；「波」就譬喻「前六識」。好了，今天先講到這裡。

聽眾：1988年9月3日。

羅公：上文就講了幾個譬喻，

譬如說「阿賴耶識」，即是「第八阿賴耶識」，就猶如河流，而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、「意識」這六個「識」，其實就七個「識」才對，不過他講了六個，那六個識就猶如河流裏面的一個水波，那個水波怎樣一起一伏，都是那河流裏面所起的作用。即是說，照這樣來看，那個「阿賴耶識」是「體」，那個前六識不過是「用」來的，是嗎？「前六識」是「用」，一「體」一「用」，是嗎？

這樣，「體」、「用」其實是重重的，講清楚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，最絕對的「體」，absolute 的，絕對的「體」就是真如，即是勝義諦，這個真如是不可說的，這個不可說的真如可以是公共的「體」，一切眾生與真如是同一個體的，一切諸佛都是同一個體的，那個真如體。這個就是，這個即是現代人所謂的存在就是這個了，being，就是這個了。這個 being，即是這個存在，又即是勝義諦，又即是真如。

那些以色列人，即是那些猶太人，幾千年前的猶太人，就將它來人格化，因為何解？他講給人聽有個 being，有個勝義諦，別人很難明了的，他們將它換了一個格式來講，說這個叫做上帝，叫做神，既然叫做神了，那就容易講一些了，即是有些很神聖的，有大的作用的，就是神了，因為何解？宇宙萬象那麼多眾生祂都可以顯現出來。

所以叫祂做神，再進一步，他又將祂怎樣？那些人都是難明白，因為何解？因為以前的以色列人，從前二千年前，實在三千幾年前都已經有神觀念了，那時的文化未開，哲學思想未開，你說這個存在、這個「本體」，他都不知所謂，是嗎？於是，他又將那個神將祂來濃縮，濃縮。好像那些橙的橙汁，將它濃縮，濃縮成什麼？

本來神就遍於宇宙萬象都有的，到處都是神的，他們將祂來濃縮，濃縮成好似一個人那樣，有口、有鼻的有形狀的神，濃縮成一個神，然後，神，於是就有所謂「人格神」了，上帝又有知覺，又會賞會罰的，將祂來濃縮。不過以色列人相當聰明，就這樣。不過濃縮成神之後，好處就是那些人容易明白，但是有一個壞處就是這樣？一濃縮了那個神之後，它全部排斥你其他的講法了。是嗎？

你看看基督教，那些排外性最強，越信一個獨一的神，就越排斥其他東西，基督教最厲害，天主教都沒有那麼厲害。現在講一「體」一「用」，講「體」、「用」，最絕對的「體」就是勝義諦，being。好了，佛教有沒有將它來濃縮？婆羅門教將它來濃縮，婆羅門教將它來濃縮成為叫做一個什麼？梵天，

濃縮成為大梵天王，後期將它來濃縮，不叫做大梵天王，就叫做大自在天，三頭六臂的那個，大自在天，你進去摩囉廟(印度教廟)，很多個頭，騎在牛上面，騎在一隻白牛上面的，摩囉廟，你走去看看，一個有好多手，很多臂的那個叫做「大自在天」，這個摩醯首羅天，叫做(Maheśvara)大自在天，即是絕對權力的這個人，這

樣，他們將它濃縮成這樣。

佛教就叫做勝義諦，不濃縮的，不講的，早期不講的，好了，你不講，你不講就要講一大套哲學了，那一大套哲學，可以，你對那些有文化，文化程度很高的人，他可以對你講，但你知道，印度很多文盲的，現在世界上文盲，印度人是窮人最多、文盲最多的國家之一，印度很多人窮到無飯吃，也是最多的，差不多最窮的。除了埃塞俄比亞之外，我看印度肯認第二都沒有人敢認第一，印度人，文盲又多到極，不識字的，你以為他們文化很高，文盲都不知有幾多的。

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韋達去印度旅行，去看看，以為佛都在那裏出世，國家應該很好的，問起上來，他用英文跟他講，固然不識英文，入到城市，進到 New Delhi(新德里)，首都裡面，在那幾間大商店可以講英文，其他的人連英文都不識講，英國在那裏統治整整 100 年，大都市裏很多人，那些都市裡面做生意的人很多都不識講英文，這樣就很奇怪了，是嗎？更加奇怪的是有些一出 New Delhi，就郊外，那些農夫、農民摘生果來賣的，問一下他就知道了，不識字的，英文不識不出奇，連印度文都不識。

何解呢？問他有沒有讀過書，原來不識字，他識講話，但是不識字，問得幾個，印度那麼多文盲的？不識字就是文盲了，印度最多。你說對那些文盲講，這個叫做 being，這個叫做勝義諦，他真是，不打瞌睡就是真是少有了。是嗎？這樣，於是怎樣？將它來濃縮，將它來濃縮說有一個什麼佛？毗盧遮那佛，這個毗盧遮那佛的身體就是徧於宇宙萬有，毗盧遮那佛，最初密宗出現這個毗盧遮那佛，毗盧遮那佛是怎樣的？

密宗最初，密宗人最緊要拜佛、拜菩薩，最緊要有個叫做壇城，這個叫做壇城，壇城叫做 maṇḍala，(曼荼羅)，壇城，那些人叫做 maṇḍala(曼荼羅)，壇城，每一個佛都有一個壇城的，釋迦佛有釋迦佛的壇城，毗盧遮那佛有毗盧遮那佛的壇城，觀音

菩薩有觀音菩薩的壇城，彌陀佛有阿彌陀佛的，一定有一個壇城的。如果你想看壇城，你去唐人街，登打士街，有一間叫做合眾書局，裏面有一本叫做《西藏密宗圖像》一冊，我沒有看過多少錢，因為我在香港有一本，香港就賣 280 元一本，我買了一本，香港 280 元，這裏恐怕都要四、五十元才買到。

很多曼陀羅，大威德明王有大威德明王的曼陀羅；藥師佛有個藥師佛的曼陀羅，很多曼陀羅，那些 maṇḍala(曼荼羅)，壇城就譯做壇城，壇城裏面，最初的壇城，佛教裡面最初的壇城就叫做「胎藏界」，這是最原始的，「胎藏界」的壇城，「胎藏界」的壇城是怎樣的？壇城，譬如講，「胎藏界」的壇城就分做幾格，中間就叫做「佛部」，左邊就叫做「金剛部」，右邊就叫做「蓮花部」。

何解？你問：何解你那麼熟？因為我就修「胎藏界」大日如來的，信了很多年，他的曼陀羅我閉上眼睛都想到他的那個壇，「金剛部」就怎樣？就是代表智慧的，猶如「金剛」，diamond 一樣硬；「蓮花部」就代表什麼？

大悲、慈悲，好像蓮花一樣潔淨；「佛部」，無所不包的大定，佛部中間，中央，叫做「中臺」，叫做「中臺」了，中間的蓮臺，是一朵八塊葉的蓮花，「中臺八葉院」，蓮花八塊葉的，蓮花不是有個蓮花芯的？是嗎？蓮花芯就是那個什麼？大日如來了，即是毗盧遮那佛，毗盧遮那佛，現在你們早晚念晚課，做晚課做完的那時候，就要念什麼？唵嚩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，就是這個了，Vairocana，大日如來，中間是大日如來。

旁邊就是八塊葉，每塊葉裏面，即是那條界線，不是真是那塊葉，即是那個圖畫成一個一個界線，即是一個一個 limit，一個範圍，就一個佛坐在那裏，四個佛坐在那裏，東方叫做「阿閼鞞佛」，《阿彌陀經》那個，東方叫做「阿閼鞞佛」，東方；南方叫做「開敷花王佛」，西方，東方叫做「阿閼毗佛」在這裏，南方「開敷花王佛」在這裏，西方「無量壽佛」，即是「阿彌陀佛」在西方；北方「天鼓雷音佛」，

即是釋迦牟尼佛，這樣的意思是怎樣？即是將那個勝義諦、將那個真如，將它來濃縮成為一個毗盧遮那佛。

世界上的宗教都差不多，猶太人將它濃縮成為一個上帝；天主教將它濃縮成為天主；佛教的密宗就將它濃縮成為一個毗盧遮那佛，由毗盧遮那佛一開，開成四個佛，發展到東方就阿閼鞞佛，阿閼鞞佛者就是毗盧遮那佛的化身出來的；

南方的開敷花王佛又是中間的那個毗盧遮那佛化出來的，西方的無量壽佛都是毗盧遮那佛化出來的，北方的天鼓雷音佛，即是釋迦佛，都是毗盧遮那佛化出來的，即是說歷史上，二千五百年前在印度出現了八十幾年的釋迦牟尼佛，不過是毗盧遮那佛的分身出來現一現而已，其實那個終點就在中間的毗盧遮那佛，中央就代表總樞機、總樞紐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每一個佛就又有一個菩薩做助手，由一個佛又襯，有一個菩薩做助手，都是毗盧遮那佛變出來的，例如，西方的無量壽佛的助手是誰呢？觀自在菩薩，觀世音菩薩，後補了，阿彌陀佛一涅槃就到他來了，西方無量壽佛，北方呢？北方的天鼓雷音佛的助手又是哪個？彌勒佛，彌勒菩薩；東方呢？普賢菩薩，助手是，普賢菩薩，南方的呢？文殊師利菩薩，文殊、普賢……

聽眾：觀音、彌勒。

羅公：觀音、彌勒。四大菩薩，這樣就在側邊，這樣就是八塊葉，這個叫做中臺八葉院，我們那些蠢的人烏 sir sir，大家又怪我罵人了，以為真是有個佛坐在中間，四個佛坐在四面，四個菩薩是散開的，不是，是什麼？象徵的意思，即是說，這個毗盧遮那佛要來象徵、要來象徵那個本體，那個 being，那個勝義諦，由那個勝義諦顯現，一切佛、菩薩都是由他顯現，地獄都是由他顯現嗎？地獄就不講、不要了，現在只是從好那一方面教你，現在教你修行而已，現在教你落地獄嗎？不需要的，你明白嗎？這個就作「中臺」。

再向外面發展，金剛部好多菩薩，為首的菩薩叫做「金剛手菩薩」，蓮花部又有很多菩薩，為首就是觀自在菩薩，一個觀世音菩薩一方面做阿彌陀助手，一方面在這裡救度眾生，那些什麼千手千眼觀音就是走在這邊了，慈悲為懷。每一個菩薩，每一個佛一定又有一個「明王」，「明」即是智慧，智慧之王，又名叫做「金剛」，毗盧遮那佛就有一個明王，「明王」又叫做什麼？你念那些咒，密宗念那些咒，vidyā-rājā。rājā 即是「王」。現在多倫多那些印度街，有很多 rājā，很多的，rājā，rājā。rājā 即是 king，即是 king 的那個 king，rājā。「明」即是智慧，vidyā，智慧之王就是 vidyā-rājā。「明王」，「明王」即是那些金剛，金剛通通叫做「明王」。

每一個佛一定是怎樣？他化度眾生一定是慈悲的，但是慈悲若搞不定你他又怎樣？他又出另外一套了，出個「明王」對付你的。譬如你學密宗的那些人，你說那間屋有鬼，他來就一定怎樣？

假使他來修法，譬如你叫我來做，我是修毗盧遮那佛的，就一定是用毗盧遮那法來超度它，但都還有出現，就怎麼辦？就不用毗盧遮那佛，用毗盧遮那佛所現的那個明王，那個明王一出現就對付他的，即是這種思想是怎樣的？你就要慈悲度眾生，對付你要怎樣？用方便手段，就是這樣，對鬼也是如此，人也是鬼，人是有形的鬼而已，是嗎？一樣，所以佛教到晚期，到密宗的時候就會怎樣？你不聽它教化就對付你，這種東西去到西藏表現得最厲害，政教合一，我這個教，我這個達賴就是西藏王來的，你不聽我話就對付你。西藏。那些「明王」，不是！又名叫做金剛，大日如來，這個毗盧遮那佛有什麼明王？

「不動明王」，「不動明王」的相大家看過，我講個相你聽，毗盧遮那佛成佛之後，就在那個摩醯首羅天，由那個天王所住的那裡成佛，他成佛之後，摩醯首羅天王，即是婆羅門的那個天王走來拜他，他對毗盧遮那說法，不是！毗盧遮那佛對摩醯

首羅天，不要用譯音了，用那個什麼？「大自在天」，毗盧遮那佛對「大自在天」說法，問「大自在天」，你信不信我這套東西？「大自在天」說：不信、不信！那樣說。我是最權威的，我是「大自在天」，這個世界都是我建的，我創立的，全世界的眾生都是被我管的，你就說你現在來成佛，又要講到要教我？我不信你些東西。

不信嗎？同他講道理都不信，你看這一套，佛教徒到最後變成了這樣的版本，是不是應該這樣？你自己批評。不過我以為佛教徒都是要這樣才行，都是要這樣，最後要這樣，用回教這一套東西，抓住把劍，抓住部《可蘭經》，你信不信，不信我就斬你。到最後就唯有這樣，我是這樣主張的。是嗎？不過你就無謂駁我，人各有志。這樣，毗盧遮那佛講來講去講它不通，用佛法講它不通，好了，不信嗎？

於是毗盧遮那佛就在定中顯現，顯現出一個不動明王，出現，不動明王出現，那個不動明王全身黑墨墨的，周身出火的，右手抓住一條繩索，綁的，左手抓住一把劍，即是說不服就綁及殺！這樣一出現的時候，那個摩醯首羅天還是未怕，於是那個不動明王一腳，左腳踏住摩醯首羅的天王的身體，右腳踏住他太太，天后，那時間：你兩個服未？服了，我皈依你了。

這樣，你看這個象徵的意義，看見這些東西你就有各種想法，一種是，啊！真是這樣，我都去一起拜了，一種想法。另外有一種想法，就是要來怎樣？用來象徵佛教思想到了一個階段，是會這樣的。譬如觀音菩薩又怎樣？你們很多人念觀音的，念「六字大明」的，觀音菩薩那個叫做「馬頭明王」，也是很惡的，樣子就能怎樣惡就那樣惡，周身光芒，頭上的光芒裡面有個馬頭的。

不是說它像馬頭那樣，不是它變馬頭，頭上的光芒裡就有一個馬頭，這是觀音菩薩的特點，就是「馬頭明王」。這樣就每一個佛有一個明王，文殊菩薩又怎樣？「大威德明王」，你們有誰去過北京雍和宮？有沒有人去過？有沒有去過？

你去過？



聽眾：沒有。

雍和宮裏面就有一個歡喜佛，抱住個女人的，那個歡喜佛被東西遮住的，高高大大的，在那裡成個銅像被東西遮住的，你要那些喇嘛拉開那條帳你才見到的，那個歡喜佛，那就是什麼？那個叫做大威德明王，文殊菩薩的，文殊菩薩的化身的明王來的。這樣明王，每一個明王，初期是一個明王，後期更妙了，每一個明王一定有個明妃，好似一個人，一個男人一定有個太太的，既有明王就一定要有明妃才行，於是每一個明王都有雙身，都有雙身，抱住個明妃，就是這樣。

這種思想一路演變，你讀一下佛教史裡面，很奇特。你可以理解到它。我講給你聽這些，這些東西就是什麼？叫做佛教的「方便」，是「用」，我的看法，這些都不是真實，只是方便，方便是什麼？「方」就是方法，「便」就是便利。

方便善巧，西方人叫做 skillful，一種手法，如果照這樣，密宗的都是方便，真實實是無需那麼多東西的。講「體」、「用」，現在講了什麼？講「體」、「用」，佛真正的，顯教的這套佛法為「體」，記住，「體」，而密宗的這一套為「用」，明不明白？一「體」一「用」，是「用」來的，不是「體」。

如果只在「用」那裏打開密宗，整天顧著搖鈴打鼓的那樣的，這些是什麼？這些變成了最多都是高級喃嘸佬，是嗎？沒有用的，一定要有「體」，無「體」而「用」不顯，所以你說，我們修密宗怎樣「靈」法，你一定要有教理，發菩提心為「體」然後才有效。這樣就「體」、「用」。好了，講到最極的「體」、「用」，「體」、「用」是重重的，記住，「體」、「用」是重重，重重是「體」、「用」，不止一重的，最根本的「體」是什麼？勝義諦、真如。

這個真如密宗的人將它濃縮成叫做「毗盧遮那佛」，如果你寬容一些，你能夠容

許外道的，不互相攻擊的，你就可以說什麼？猶太人將它濃縮為上帝，是嗎？道教徒初時叫它做「道」，到後來「道」字難講，於是就將它濃縮為什麼？濃縮成為一個「鴻鈞老祖」，再由一個「鴻鈞老祖」成為「氣化三清」。

密宗就一蓮整出七塊葉，道教就「一氣化三清」，一樣，都是一樣，一「體」一「用」，一氣為「體」，就三清為「用」，毗盧遮那佛為「體」，就四佛四菩薩為「用」，其實，再講實些是什麼？，勝義諦的無形無相的勝義諦就是「體」，毗盧遮那佛都是「用」，是嗎？你明不明白這點？這些都是「用」來的，有形有相的都是「用」，那個無形無相的勝義諦才是「體」，最 final 的，最究竟的那個「體」就叫做「勝義諦」，又叫做「真如」，禪宗人叫做「本源佛性」。

那個「體」，那個就是「體」了，勝義諦是「體」了，勝義諦的「體」，什麼為「用」呢？無數那麼多的「阿賴耶識」為「用」，是嗎？一個真如體顯現它的「用」，它的「用」就是無數那麼多眾生，每一個眾生一個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為「體」，「前七識」的種子為「用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「前七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為「體」，「阿賴耶識」上有無數那麼多種子，那些種子為「用」，那些種子不外是「前七識」的種子，或者你說是本質是因素，由種子顯現，種子好似能量那樣，由種子，每一個種子顯現成為現實的東西，即是「眼識」種子顯現而為「眼識」，這樣就「眼識」的種子為「體」了，有形有相的，現出來的那些是「用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現出來之後，每一個識，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，每一個「識」都好，一定有一個叫做「自證分」，是嗎？「自體分」，又叫做「自證分」，這個「自體」，那個「自體」由那個種子一顯，譬如「眼識」，我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有「眼識」種子，這個種子為「體」，一遇著緣就條件具備了，這個「體」就顯現，就爆發出「用」出來，就成為「自體分」了，「眼識」的「自體分」了。

種子為「體」，現出「眼識」的「自體分」為「用」，而「眼識」的「自體分」一起，一開二，一個「見分」不能夠看到東西，一個「相分」，那個 image，「見分」、「相分」為「用」，「自證分」為「體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就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了。自覺出來之後，每一個「識」，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，每一個「識」都好，一定有一個叫做「自證分」，是嗎？

「自體分」又叫做「自證分」，「自體」那個「自體」由種子一顯，「眼識」，我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有「眼識」種子，這個種子為「體」，一遇着緣，條件俱備了，這個「體」就顯現，就爆發出「用」出來，就成為那個「自體分」了，「眼識」的「自體分」了，「眼識」的種子為「體」，現出「眼識」的「自體分」為「用」，而「眼識」的自體分一起，一開二，一個「見分」不能夠看到東西，一個「相分」的 image，「見分」、「相分」為「用」，「自證分」為「體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了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重重，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。什麼？

聽眾：我想問一問，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，「用」重重同不同「體」重重？

羅公：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又得，你說「體」重重又得，「用」重重也得。講到這裏，最根本的「體」叫做「體」中之「體」，即是說絕對的「體」，是嗎？那個「絕對之體」是講不出的，這個是什麼？「體中之體」即是，勉強講，這個「體」叫做「一真法界」，佛家時時用「一真法界」四個字來表示「體中之體」，是講不出的「體」，講不出的「體」你都要指點人，用這四個字，叫做「一真法界」。

那豈不是好像很玄妙那樣？不是玄妙，我解你就不是玄妙，「一」就是 absolute，絕對的一；「真」，不是假的，是 true 的，真的，「法」，宇宙萬象，東西，「界」，實質，「一真法界」即是絕對的，不可說的，絕對的就是一，真真正正的，其他東西都是假，它是真的，宇宙萬象的一切現象最實在的本質，「一真法

界」，是嗎？實在這麼多說話，英文就直接用一個字，reality，一個字。這樣「體」中之「體」，即是指不可說的「體」，叫做「一真法界」。

由「體中之體」我們所了解的時候，「體中之用」，這個名用語言來講，是「體」中之「用」，「體中之體」講不出的，但勉強要來講就要「用」，以「用」來講了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就「體」、「用」是第一重了，一方面了。又講「用」了，「用中之體」，這個是怎樣？是「用」，這個完全是可說的，「用中之體」是什麼呢？

聽眾：這個「後得智」。

羅公：「後得智」是智，不是。「用中之體」？「第八識」與它的種子，「用中之體」，它是「體」，但是「用中的體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「用」的範圍裏勉強叫它做「體」，其實它不是「體」，「用中之體」，「用中之用」是什麼呢？「前六識」了，是嗎？「前七識」了，聽不聽得明白？不是很明白？你聽這些，你要聽上幾年，之後你就聽得明白了，不要緊的，聽不明白不要緊。

聽眾：「前七識」又行不行？

羅公：「前七識」，不過這本經只是講六個，不講七個，我就跟著他這本經講六個，照理應該就「前七識」，「前七識」。「第八識」與那些種子就是「用中之體」，「前六識」就是「用中之用」。是嗎？

聽眾：那個「一真法界」是不是即是真如？

羅公：真如，講得出的真如就叫做「體中之用」，講不出的真如即是「一真法界」，講不出的真如就叫做「一真法界」。這樣就「體」、「用」重重。

聽眾：是否「用中之體」？

羅公：「用中之體」。

聽眾：又可以講「體中之用」？

羅公：又得，「用中之體」，不過我將他們一層層而已，無絕對的，是嗎？好似這樣都可以的，即是等於現在又「體」又「用」，好似細路哥(兒童)其實用沙來起塔，我現在起的塔就四層，「體中之體」，「體中之用」；「用中之體」，

「用中之用」不是四層？你再可以加多兩層的，「用中之用中的體」。「自證分」了，是嗎？「自體分」了，「用中之用」，實在「用」就是什麼？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了，是嗎？細路哥玩泥沙起塔，起四層又得，六層又得，縮起來兩層也得，總之都是假的，沙，細路哥玩沙。

聽眾：這樣講即是「自證分」與「證自證分」那樣？

羅公：哦，你先不要「證自證分」，要「自證分」可入，「證自證分」在一個觀點來講，就是多此一舉，但是沒有它又不行。這樣，你提我，等我講完這些，就講這個「四分」你聽，詳細講「四分」你聽。

「體」、「用」的觀念有些了，是嗎？最緊要有「體」、「用」的觀念，「體」、「用」的觀念你矇查查(糊塗)，看佛經就沒有那麼好，都可以，是嗎？全部連什麼「體」、「用」兩個字不識都得，你念阿彌陀佛就行了。是嗎？佛教最好就是這樣，你不識字嗎？你念阿彌陀佛又得，你很了不起嗎？你了不起你修行就未必好的，一樣是，即是同是阿彌陀佛，有些很高的，很高級的，但有些不識字，兩種人一樣。

這裏講回來，早前用水波來喻是嗎？水就為「體」，河流，水就為「體」就河流為「用」，是嗎？一重了，河流為「體」波為「用」，兩重了，是嗎？波你可以整多一重的，波的質為「體」，那條曲線為「用」，是嗎？你分什麼？你歡喜分就分囉！是嗎？等於你寫一幅畫，你歡喜多整幾個陰影就整下去，你說這個陰影一塊不好看，好像慈禧太后畫像，畫那塊臉黑的她不喜歡，要再畫白它又得，無所謂的。

你有沒有看過世界日報那一段？講那個慈禧太后叫那個美國的油畫家替她畫像？那個油畫家替她用光陰(陰影，)一邊臉光些，一邊臉黑些，慈禧太后發惡，說他將她畫成陰陽臉都得？趕快改正！那就改回去囉！無所謂的。你講這套東西整套講的理論，等於細路哥在沙灘邊堆番塔一樣。所以說《金剛經》說「凡所有相(悉)皆是虛妄」，你可以改為「凡有所說悉皆虛妄」。

但你又不能說，說都不用說的，有些人說不用的！說都是不對的！這樣也不行，「說都不對」，你的程度要很高才可以，如果你連經都沒有讀過，就講「說都不對」就不行。好像老子教人，老子教人甚麼？《道德經》教人，恢復到嬰兒一樣，是嗎？天真嘛！

是呀！你說一個人修養、學問，修養到很到家，高到極了，恢復到嬰兒一樣的那種天真爛漫的性情的狀態，是對的，但是你不能因而說不用的，修養，太上老君都是教人嬰兒，細路哥不用讀書就是對的，讀書都是錯的，那又不行，那些「嬰兒」與這些嬰兒不同，人家那些知識水準與那些修養都已經很高了，恢復回到嬰兒，與連字都不識的一腳牛屎的嬰兒怎會同？不同的，是嗎？所以不要誤會。現在有些人就認為不用的，什麼都不用的，這樣不行的！好了，講回我這些。

用水來譬喻，水是指什麼？河流做譬喻，河流以水為「體」，由水積成一條河流，current 為「用」，即 water 為「體」，current 為「用」，一重了；那條河流為「體」，這是「用中之體」了，波為「用」，這樣，河流用來譬喻這個「第八識」，這些波就是譬喻「前六識」，或者「前七識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好了，他現在擔心這些人不明白，再用鏡，用一個鏡，這裡就不是講「體」、「用」了，鏡就用什麼？就表示什麼？

條件出現，種子就藏在「第八識」裏面，但是種子之出現而成為現實的東西，就一定要有條件，佛家叫條件就叫做「緣」，眾緣。譬如「眼識」出現，本來要九個緣「眼識」才能出現，現在不要講這麼多，先講五、六個，「眼識」出現一定要有幾個條件，譬如我的「眼識」，我現在閉上眼睛，看不到東西，我不是無「眼識」的種子，「眼識」種子是在「阿賴耶識」裡面，即是一種好像能量那樣，那種「能」叫做 energy，在我的那個「阿賴耶識」處攝藏住，在裡面。

到條件具備了，什麼時候叫做條件具備？不能籠籠統統就叫做條件具備，你數一下條件：那個「眼識」，「眼識」即是視覺，視覺出現，第一，第一個條件，最緊要，最緊要的，那個視覺神經沒有壞，是嗎？如果你視覺壞了你就看不到東西，這個「眼根」，視覺神經沒有壞，這是第一個條件；第二個，要有種東西讓你看到，如果沒有東西給你看，你看不到，有個杯在那裏，有這個條件，然後才叫做看杯，看杯的視覺然後出現，如果根本沒有杯，我看這裏，就變成看杯的視覺就不能出現，一定要對着那隻杯，然後看杯的視覺才能出現。

第二，對象，有個 object，是嗎？出現了。第一有「根」，第二要有對象，有所緣的境，境。行不行？兩種夠了？不行，黑麻麻的看不到，一定要有光，光就是第三種條件，光是光了，譬如我現在想看這個杯，我走去空地處，將這個杯拿到去一里路那麼遠，我看那隻杯就看不到了，是嗎？所以第三個條件是什麼？適當的距離，是嗎？這些就是緣，條件了，即是各種緣都具備，我的「眼識」種子在「阿賴耶識」裏面就爆發出來，來到這裏，佛家的原理，何解你會成佛？

你可以解答了，你可以解答了，你有成佛的種子，在你的，寄存在你的「第八識」裏，條件一具備就爆發，爆發就會成佛，就是這麼簡單。何解你可以具備？那些經教說這樣修才行，這些就是條件了，是嗎？這裏就是講條件具備，種子就出現了。他用鏡來譬喻，那個鏡就猶如那個「阿賴耶識」，如果一個人走來照鏡，三個人照鏡就三個人頭出現，是嗎？

只有一個人照鏡就一個人頭出現，這個鏡為「體」，能夠現那個影子出來是「用」，這個譬喻主要就是講條件，何解有時現一個人頭，有時現兩個人頭？條件是什麼？條件就是三個人一齊照鏡都有適當的距離，就三個頭出現了，只有一個人，其餘那兩個人走開了，不對住鏡子的，就只有一個頭了。條件，講到這裏明白了？這個譬喻一讀就得了。「又如善淨鏡面，若有一影生緣現前，唯一影起；」這裏半句。

又好似一個「善淨」，很好的，如果不好的鏡就映不到東西出來的，「淨」的，清淨光滑的，沒有邋邋的「鏡面」，那個鏡的面，你這些人照鏡，「若有一影生緣現前」，如果裏面有一種東西，一個影出現的，「生」就是出現，有一個影出現的條件「現前」，「現前」即是具備，一個影出現的條件具備，就「唯一影起；」只是得一個影出現，聽不聽得明白？「若二、若多影生緣現前，有多影起。」又半句。如果有兩個影，或者有多過兩個的、多個影出現的條件現前都具備，就「有多影起」，現出多個影，其實這個鏡始終是同一個鏡，「非此鏡面轉變為影，亦無受用滅盡可得。」

當我們照鏡，照出樣子來的時候，譬如我個人望向鏡裡，我見到我的頭在這裏，我就不能說那個鏡變了我的頭，是嗎？不能夠說那個鏡變了我的頭，「阿賴耶識」現，由「阿賴耶識」現出「前六識」或者「前七識」，並不是「阿賴耶識」變為「前六識」，變為「前七識」，明不明白？

「阿賴耶識」是一面鏡，那七個識，只是「眼識」出現的條件現前，「眼識」就起，「耳識」的條件都出現了，都齊了，那就眼識、耳識一齊起了，「阿賴耶識」根本它本身沒有怎樣動，搞來搞去一出一入就是那些種子的出出入入，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你呢？你明白的，聽不聽得明白？聽得多會聰明的，這些東西。

是呀，如果人想聰明最好看哲學的書，看科學的書不是不行，科學的書，理論科學的書看了會聰明，實用科學的書不〔能令看書〕的人聰明的，都好些，現在這個世界，很多人人都著重實用科學，不注重理論科學，其實理論科學不發達，那個國家的實用科學不會很好的，很緊要。如果，換言之，沒有那個牛頓先出現，就不會有愛迪生這類人出現，牛頓這種人比愛迪生更加重要。好了，並不是這個鏡轉變成為一個影，而是影的緣具備，它就現，現出來了。「亦無受用滅盡可得。」

那個鏡裡面的影現在沒有了，並不是那個鏡滅了，那個影滅了，那個鏡沒有滅，你死了，你那個「第八識」沒有死，你這一段過去了。一個生命，一個人的生命在佛



家來看是無窮無盡的一個長途的旅行，你這一世 80 年，一段落，即是說這一段行了 80 年，到你死的時候，你休息了，明天再開行，起行，又來一個八十幾年。

那沒有意義了？不是沒有意義，沿路你可以欣賞，欣賞藝術，藝術的人生，沿路你可以欣賞，還有，當你一路欣賞的時候，你好像一個旅行者，你要顧住，你旅行，你現在旅行，後面還有很多人跟著旅行，或者是你的子孫跟著旅行，你不要把路上整得邋邋遢遢整污糟，搞到你的子孫來旅行時就烏糟邋遢，又踩到口水痰又踩到屎，就不要搞到這樣。

即是告訴你，我做人這段旅行裡，我們要持戒，不要整污糟了這個旅程，要持戒。這樣我們一路欣賞，我們一路也沒有整邋遢地方，這樣我自問對後來行的人沒有對不住，亦不會毀壞了風景，當我休息的時候，心安理得。這個人死的時候，心安理得，人生不過係如此。

這樣，我們的人生不要忙，慢慢來欣賞，人生是很有興趣的，我們的生命，人生，你不要糟蹋它，人生很有趣的，所以沿路行的時候，見到這麼靚的玫瑰花，那怎樣？停腳來欣賞一下囉！是嗎？玫瑰花這麼香，這麼好味，你就嗅一下，這樣你豈不是貪？你保留多少煩惱，貪都是煩惱嘛！到了最後，抵達相當目的地的時候，花不花你那時就不要緊了。是嗎？

所以人生，如果你這樣，你的生命就好似充滿著藝術化，不錯的，你想想，不用急急忙忙即生我要入涅槃，不要這麼緊張，你只要持戒，你一段又一段，一段比一段好，哪用這麼急？你入涅槃快些，你走人了！不需要這樣，是嗎？那些是小乘的人的作風。好了，這一段明白了？舉了譬喻了，再合起來，合說，已三，「如是，廣慧！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，即於此時一眼識轉；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，即於此時五識身轉。」

這個大家都看得明白了，他說，「如是」，廣慧啊！「如是」即是這樣，這樣，廣慧啊！叫一聲他，「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」，由於每一個眾生都有他的「阿陀那識」，他的生命，「似瀑流」，好像一條河流，一個 current 那樣，無窮無盡的急流的水，「為依止」，他的依據，「建立」什麼？給他支持。

譬如這樣，我住在這裏，我「依止」在這裏，就我來說就叫做「依止」，就這個地方來說，這個地方支持我的，就這個地方來講它就是「建立」我，「建立」即是支持，「依止」，有個「阿賴耶」，有個「阿陀那識」做「依止」，做「建立」的緣故，這樣，「若於爾時」，「爾時」即是那時，如果在那一個適當的時候，有一個「眼識」出現，有一個「眼識」生的緣，「緣」就是條件，只得一個「眼識」出現的緣的條件俱備，「現前」，「即於此時一眼識轉；」

這樣，那個時候就有一個「眼識」出現了，「轉」就是出現，那個「轉」字當出現，「若於爾時」，如果又到另外一個時候，「乃至」，「乃至」兩個字即是，我們寫白話文，中間的略號就是點、點、點、點，……「乃至」兩個字即是等於點、點、點、點，即是英文的 etc.，and so on 的那些點、點、點、點，「乃至」，中間略了什麼？

略了兩個識，三個識，四個識，乃至到五個識都現前，五個「識身」的條件都具備了，「即於此時」有五個「識身」出現，第六個行不行？得，七個，其實就七個〔「識」〕都可以。那個「轉」字就當「生起」解。你能不能體驗得到五個「識身」？一定有一個「意識」的，五就一定是六的，一定是「意識」跟著起的。

譬如我的眼，我拿著一杯茶，如果有這杯茶在這裏，只是眼睛看到我的茶，咖啡那樣的顏色的，一個「眼識」起，沒有別的顏色的，如果，如果假使、倘若噼噼啪啪這是巴士來的，震動到那些茶砰砰聲響，那時我就聽到了，「耳識」生緣又現前了，就兩個「識」一齊起，如果嗅一下它，整杯鐵觀音味，或者水仙味很香地那樣現前，

三個「識」，「鼻識」了，再嚐一下，就「舌識」了。

聽眾：如果你見到那些茶葉那又怎樣？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如果你見到那杯茶的茶葉那又怎樣？

羅公：見茶葉都是「眼識」。

聽眾：都算眼識。

羅公：除非用你舌頭去嚐一下它，就是「舌識」了，是嗎？

如果你用手去接觸茶葉，就連「身識」都起了，就是這樣。乃至到五個識一齊起，一路將它來咕咕聲喝，五個識一齊起了。這樣就講完了，上文不外是什麼？我們的生命猶如一條河流，每一期一百幾十年就是我們一個河流的一個階段而已，一段而已，這條河流裏面有無數那麼多的波浪，波浪不外是，嚴格來說就是七種，是嗎？

它這裡就講六種，有時他就講五種，五種就一定有六種的，波浪看緣是否具備，如果風大就多幾個浪起，風小就沒有什麼浪起，有時五個識都不起的，只有「第六意識」起的。你入定，入定入到初禪以上，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都不起的，只是那個「意識」起，只是那個「意識」起，第六識起。

如果你入了無想定，就連「意識」都沒有了，都不起了，好像入了手術室，極度麻醉那樣，那時六個識都不起，六個識都不起，就有「第七識」，「第八識」、「第七識」，所以他入手術室，很重的麻醉之後，等麻醉藥一過了之後，醫生拍一拍他，它就起了，前六識起了。

-完-